

刘佳

姜永安

张正民

朱道平

刘国辉

卓鹤君

陈钰铭

纪连彬

刘罡

何加林

卢禹舜

李洋

林海钟

张江舟

水墨

刘秋

壹

古吴轩出版社





「水墨现状」

第一辑

策划：

徐惠泉 茹峰

古吴轩出版社

刘国辉



1940年生于江苏苏州，1956年考入中央美术学院华东分院附中，1979年破格考入浙江美术学院研究生班，毕业后留校任教，1994年获文化部优秀专家称号，获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1995年获法兰西 功勋和贡献奖，同年获国家人事部“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现任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画艺委会副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

重读八大山人

● 刘国辉

八大是中国美术史上最值得研究的画家之一，八大的作品由于它内质的丰厚和深邃使它具有了多层次多向度阅读的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能从中不断获得新的感知。八大作品具备的经典性，使艺术学科中的许多问题，都

将在对八大作品的解读中遭遇。

艺术是可以有多重诠释的，而八大告诉我们，艺术是一种生命的表述方式，对于他来说绘画并非仅是词赋之余事，而是现实情感的宣泄，被窒息的灵魂的搭救，与其说是在娱乐别人，毋宁说是在拯救自己。

花鸟画是最无可言说的，要教条地让花鸟来传递浅薄的政治命题是徒劳的，除了外加的虚假留下的只是本真的空泛和苍白。这曾是历史的错失，显示了曾经对艺术认识的蒙昧，然而，八大的花鸟画却真切地内藏着太多太多欲说还休的人生况味，每一寸线体都凝铸着汨汨郁结的生命体验，以至让最彻底的本体论也难以把纯真的情感从艺术中剥离。

瞩目的一足鸟，缩颈的鸡，三支尾毛的孔雀，鼓着肚子的鱼，倒立的危石，萧疏的松……超乎常形的艺术符号，是艺术审美个性化的选择，更是深刻反叛情怀与花鸟画抒情形态激烈争斗、碰撞、扭结的结果，后者是前者深层的动因，唯此才能盛载得起如此厚重的生命情感，只有



在这时，笔墨形式和精神内核才是一而二，二而一的统一体。也正是如此，八大的花鸟画所具有的浓重的生命意识和壮阔的情感体量，使它有着与那些消费生命、享受笔墨的精致而空灵的画作所无法比拟的量质，只有承载着生命情感的艺术才是最感人的，才是具有永恒魅力的，花鸟、山水、人物概不能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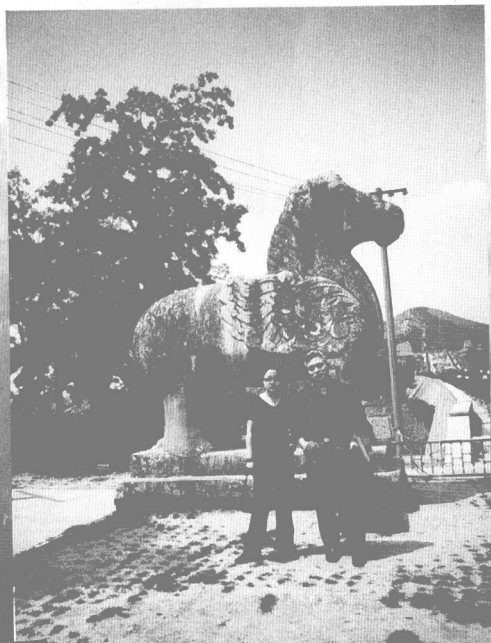
八大是一位具有敏锐的造型感知，并且具备了极强的造型能力的画家。在他的画中，树的姿态，石的形状，众



多鲜活的生灵，都各有其貌，有神有形，一派生机，而一一归属于八大的麾下被打上浓重的个性印记，不同一般又有几分陌生，这些具有品位的艺术形象，呈现着十分精心而从容的态势，简洁、冷逸的表相后面是细心的观察和反复的提炼。只要仔细去品察一下那只酣睡的鸭，那极其精炼而十分恰当的笔墨组合，而由这种组合表现出的对鸭子神态结构的充分表达，要想一蹴而就是困难的，这里是以非常写实的眼光去观察理解物系为起点，经注入了非常情感，笔触对表现进行了多次提炼，最后在纸上定格的时候，已经淡忘了许多无用的细节，带有了厚重的主观意识在离开起点相当距离的另一地方落脚了，这是一只体现了八大的审美理想和精神指向的简约的

想，这是一种极为复杂的心理历程对绘画的反复的操作过程的投射，这是前人对前人的复读，而在他自己却是那么自然而熟练的，然而，正是这种自然而熟练而能成就。中国画家常常把那反复的操练都留在不同的草图之中，而真正的杰作往往是通过更多的作品来磨练而成就的。在画史中，草图练习与正式作品是有所区分的。梁楷的《泼墨仙人图》是千年一回的杰作，然而布袋和尚在他的画中出现了无数次，而真正让人百看不厌的也就是这一幅。我们不妨把在梁楷各种画面中出现的布袋和尚，看作是成就了梁楷画人的一幅杰作，所谓通篇草草是众多不草草的拙笔之后的瞬间浓墨重彩，而这瞬间浓墨重彩的背后是数十年如一日的苦练。

静心于随意性的消闲和无所事事，常常是文人画家的通病，那是在错误的导向下对文人画的错误理解，文人是分等级的，就人类进入了财产分割的社会后，那种旨在消解这其间差别的精神言说，再也说不明白了。这回八大的作品让我感到历史常常会被奸污，就像那被夸大而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笔墨”，让多少需要精深研究的学问都被淹没在这种似是而非的高论之中而成了历史遗憾。让我们再读一次八大吧，他将告知我们更多的东西。



卓鹤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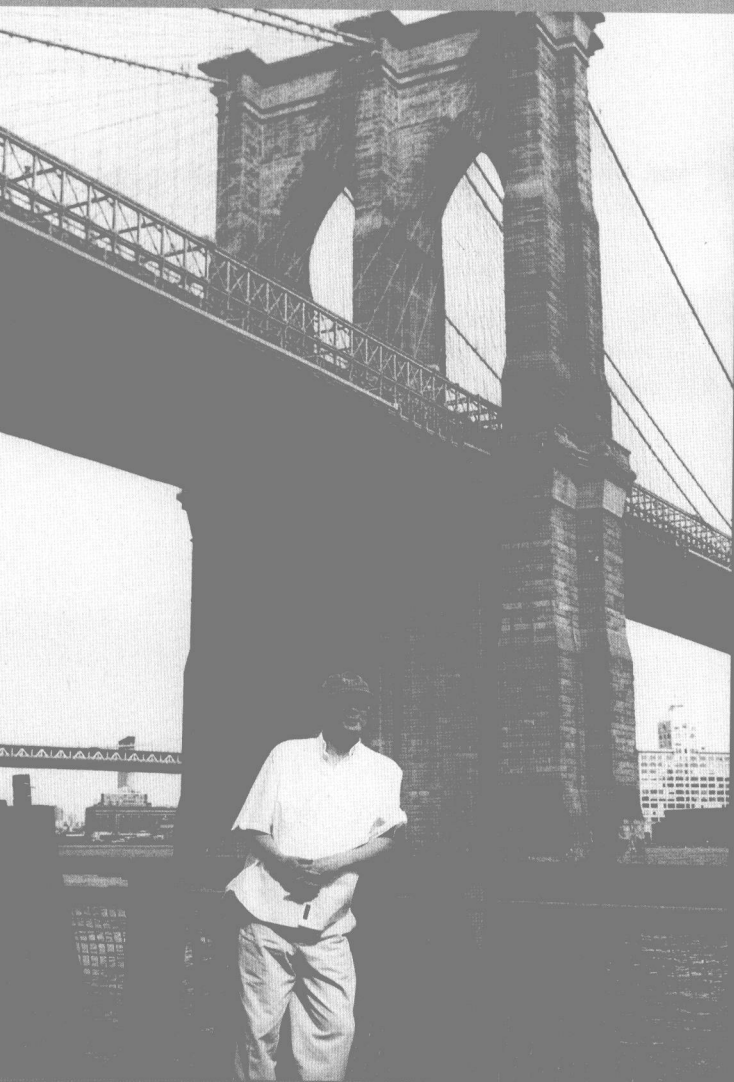
1943 年生于浙江杭州。1979 年考入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山水专业研究生班，师从陆俨少先生。毕业后留校任教。现为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

从太行到陕北

● 卓鹤君

太行山，层岩群嶂，万壑苍崖，百丈重泉，幽谷回响。身临其境，不由高吭：“大师山！”此声响彻太行，至今声犹在耳，余音杳杳。

壶口，滔滔母亲河的黄金瀑布，带给炎黄子孙的就是如此惊天动地、响彻天穹的豪迈壮情。



陕北高原，一片黄土。尘土飞扬所呈现的一幕幕如歌如舞、如海市蜃楼般的幻境，带给我们的却是永不消逝的憧憬。

黄宾虹说：“中华大地，无山不美，无水不秀。”中华大地孕育了中国山水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中华大地给予中国山水文化以博大气场及无限的创作灵感，我们带着这种情感去饱览祖国大好河山。

我，说壮已老，说老亦壮，但在同此一行之中，我确实可以称老，而且老多了。人说“队有一老，如有一宝”。他们把我当宝，携拥我走上了久向往之的圣地。凡人警句：“当你到达圣地的时候，就会发现，即使在从未见过美的眼睛里，凡事也都是美的。”这次远行，真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尽收眼底。更有一种特异的贪婪，深深地呼吸着北国大地的阳刚之气。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得气为主，采集为次。精通造化，笔尽意在，写千里于咫尺，默与神遇，千岩万壑，峥嵘之势，重峦绝壁，使人观而壮之，得万趣于指下，寄激情于笔端。这就是我们这次远行的众矢之的一得雄壮之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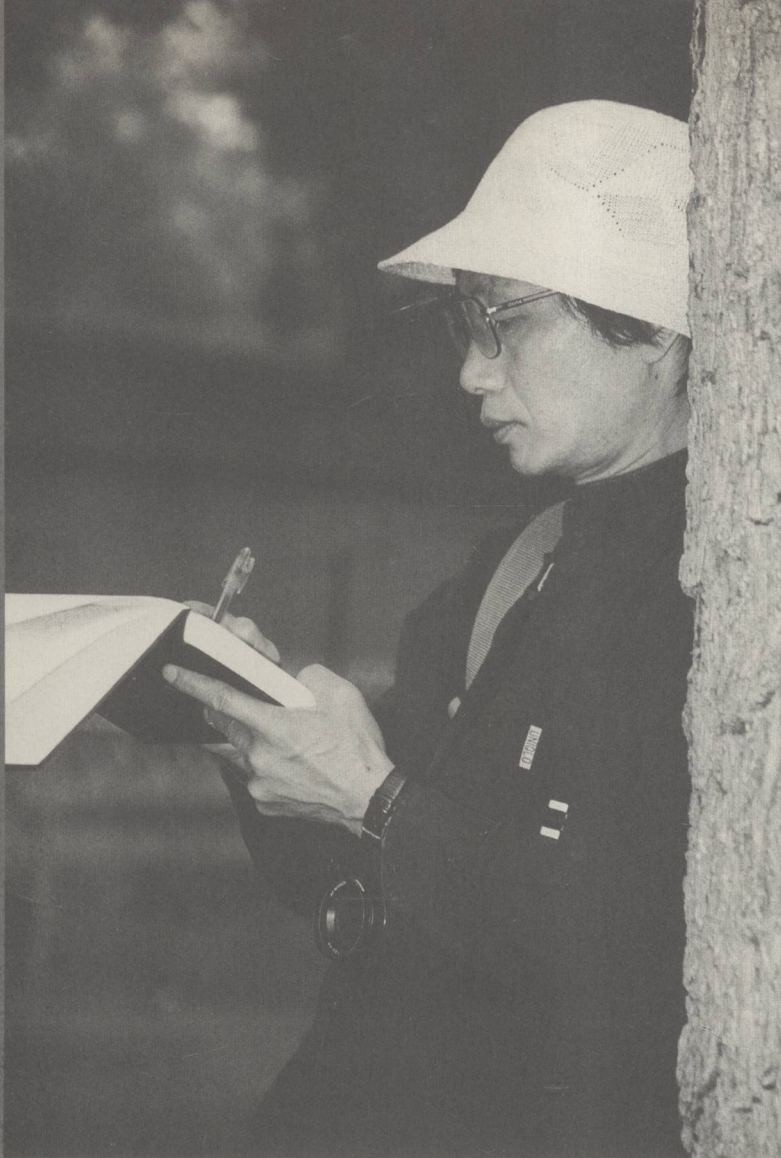
五代荆浩《笔法记》云：“夫画有六要：一曰气，二曰韵，三曰思，四曰景，五曰笔，六曰墨。”

东汉赵壹云：“凡人各殊气血，异筋骨。心有疏密，手有巧拙。书之好丑，在心与手，可强为哉？”

书、画各论，共识一言，可谓“气”乃首要。这次万里之行，为壮气而行，下次如有远行，仍为壮气而行。

在车上近一个月的奔波，行路万里，一路载欢载笑，一路载采载集，硕果累累。今天他们各自选了一些路途速写，编辑成册，为了忘却的纪念，追寻这次远行的欢笑。

朱道平



朱道平1949年生，浙江黄岩人。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美术系，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国家一级美术师，南京书画院院长兼任江苏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南京市美术家协会主席。出版个人专集及合集多册，1989年获“新人奖”佳作奖，1991年获中日“四季美展”铜奖，1995年获“中国画学术精诚奖”，作品入选第七、八、九届全国美展及第八届全国美展优秀作品展，1994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江苏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称号。

静窗闲话

● 朱道平

中国山水画在新时代中有着两大课题，一是如何更好去继承和发扬传统山水画艺术中的精华，二是怎样去开创山水画的时代新风。只有解决好这两大课题，才有可能使现代山水画展现出欣欣向荣、生机盎然的大好局面。

中国画的创新是时代的必然，但这种创新应植根在我们民族丰厚的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传统可能会束缚人，但传统更可启示人，关键在于如何去对待它。

当下美术品评标准缺失，使得为艺之途空前广阔也空前迷茫，作为画家一定要在这旷日持久、纷乱无序的艺术现状中守住自己的理想和主张，不能随波逐流，否

则就会在五花八门、形形色色的潮流冲击下,失去自我,失去思辨能力和前进方向。

所谓画风,从正面来讲,是有了自己一定面貌和样式,使人一见即有一种老友重逢相知相识之感,话语轻松平和,没有隔膜,可以推心置腹;但另一方面,画风也可能是一种雷同,一种重复,没有寻找的乐趣,没有发现的快感,使人乏味,令人失望。故此,在树立起自己风格的同时,应不断使之扩大和深化,形成大的气象和格局,“大象无形”才是我们追求的终极目标。

绘画其实是很个人化的,一旦面临具体创作,需要的是平心静气去寻自己的为艺之道,要有穷究不舍、撞南墙不回头、一条道走到黑的胆量,也要有“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博大胸襟。

山水意境不只是将生活中得来的印象形诸笔墨或是对自然的摹仿,而是要将大自然中得到的感悟升华为对天地万物独到的领会思索,使人从中获得更为丰富的艺术内涵,发人深思,悦人性情,启人心智。因此,山水艺术可以称为是一门写心艺术。

作画应强化自己的表现形式和表现力度,使之发挥到极致,充分淋漓地表现自己的独特之处,使繁复的更繁复、简淡的更简淡、精细的更精细,不能怕画失败而不敢深入,艺术上的许多变革往往是在多次失败中探索出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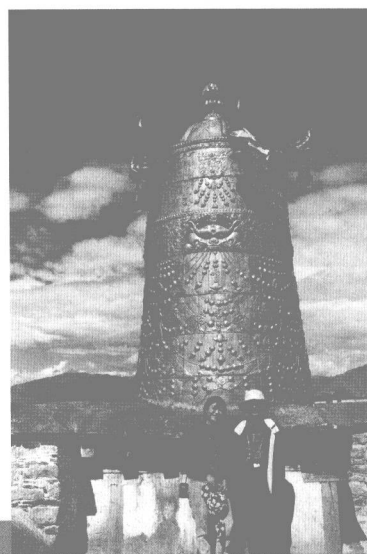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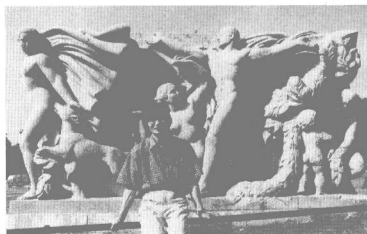
作品是画家情感之物。因此,不画自己不感兴趣的东西,不在自己情思索然时勉强自己是我作画的信条。每个画家都有自己独有的生活领悟和生活层面。撷取最为熟悉、最有感情的事物来进行创作,才能扬长避短,画出自己特有的面貌。

心浮则气躁,画也火爆。心静则画亦有静气,中国画讲究笔墨的韵致、意境的悠远、品位的脱俗,追求这一切,入静是首要的一条。

画小品要举轻若重,画大画则要举重若轻,小画切记易薄,大画切记易板。

作画贵能深入,步步为营,乱而不乱,才见真功夫,三笔两笔,千笔万笔,均应有尺度有方寸,能粗能细,能放能收,以画中真情充沛为上。

中国画的线,可以吐露最为柔和的情感,也可显现最为奔放强劲的力,线的轻重缓急,有如变幻丰富的音乐节律,可以营造极为广阔而丰富的意境。



陈钰铭



1958年生，河南省洛阳市人。1976年入伍。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1983年考入天津美术学院绘画系。1993年结业于中国美术学院中国人物画高研班。1995年《历史的定格》获长春反法西斯胜利50周年国际美展金奖。1996年《向日葵》在全国第八届美展获奖作品。1996年《天籁》获首届全国中国人物画展银奖。1999年《大河上下》获第九届全国美展铜奖。2001年《走出冬季》参加2001年水墨延伸中国画展。

水墨塑造与水墨精神

——读解陈钰铭的水墨人物画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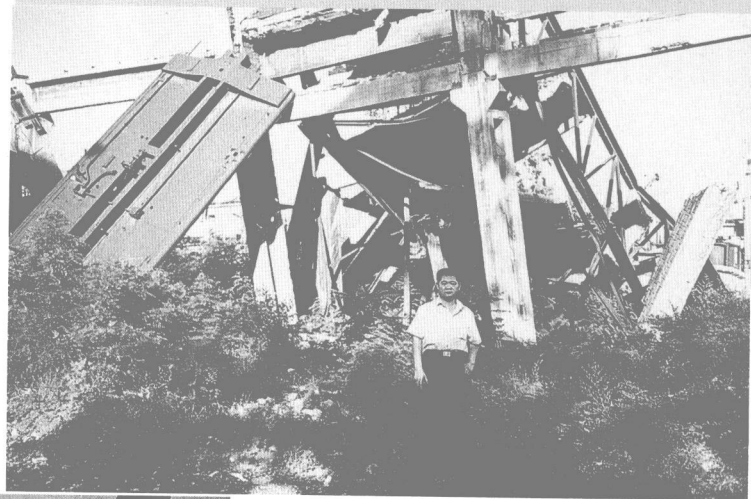
● 许向群

回望二十一世纪中国画坛，一个十分突出的标志是：在西方科学精神的刺激下，重新恢复了写生的传统。写实主义的引入，使中国画逐步摆脱了一味临摹古人和闭门造车的陋习，开始到现实生活中呼吸新鲜的空气，从而给中国画增添了生气。写实主义对中国画的影响是有目共睹的，这一点在人物画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作为现代水墨的重要一员，钰铭的作品是以写实的面貌呈现在公众面前的。诚然，他的画风与传统的写实手法有着必然的承传联系，但是内在的演变与区别也是十分明显的。这种演变与区别体现在观念和语言上，具体到画面上，则表现为造型和笔墨的现代感与深刻性。在对写实造型与笔墨的矛盾、西方经验与民族传统的矛盾、情感传达与题材内容的矛盾等诸多问题的思考、探索中，钰铭深切地意识到：现代水墨仅仅有现代意识和时代特点是不够的，还必须在观念、语言层面完成一个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因此，他在水墨塑造上扎扎实实地下功夫，不求形式上的哗众取宠和表面上的突飞猛进。他的耐力、悟性乃至固执，使他能够站在前人的肩膀上，从一个较高的起点出发，奔向一个明确的目标和理想。从他的作品中，人们可以感受到一种洋溢着强烈的生命意识、充满张力的水墨精神。

《历史的定格》是钰铭创作道路上的转折点。当他在西子湖畔的浙美



画室里面壁挥毫、汗流浹背时，钰铭不曾想到这幅画日后给他带来怎样的艺术突破和荣誉。面对大幅的画面，钰铭忽然发现，他以前所掌握的造型方式、笔墨技法竟显得那样苍白，它们根本无法表达出自己内心的激荡与沉重。他意识到：水墨人物画之所以给人缺乏力度、千人一面的印象，并非是绘画材料局限所致，而是那套东西具有太多的模糊性和欺骗性，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地方随处可见，表面的写意性或整体感，掩盖了事实上的简单化和单一化，塑造的力度和特性被程式化的模式化解、淹没了。有了这样的理解接下来的事就变得相对简单了，随之而来的变化也就顺理成章。如果说《历史的定格》是一曲悲怆的交响乐，那么“水墨塑造”就是功力深厚的乐队。我不再想用“造型严谨、气势宏大、笔精墨妙、张弛有度”来形容这幅画，因为这样的语句已经失去了它原有的严肃意义



和……，而是每个能画几笔的“画家”们共享的“财富”。只想说，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画家，用他深邃的眼光与自己的声音在述说一段历史，它的惊心动魄、它的沉重悲伤，是十分个性化的情感，使见过此画的人都会心中为之一颤。

钰铭时常感慨：在当今的水墨人物画中，好作品虽不在少数，但真正能够让人记住的“形象”实在凤毛麟角。钰铭正在实践着一条由水墨塑造向水墨精神升华的道路，他的足迹使我们有理由对他寄予更高的希望。好在钰铭明白：学画是一生的事，谁也不可能一夜就成为大家。

李洋



1958年生于北京，1985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并留校任教，现任该系副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出版有：《李洋·墨画创作》、《李洋·彩墨人像》、《信天游——李洋》

状态

● 李 洋

时下流行说“状态”一词。画画的人普遍都重视自己的状态，画画的人里头又以教书一群尤其强调状态的纯度。状态究竟是什么东西？摸不着看不见，说也说不清楚。也许是一种感觉良好、冥冥之中想要抓住或被她牵着走还甚舒服那一种境界，人们冠之以“状态”一词来形容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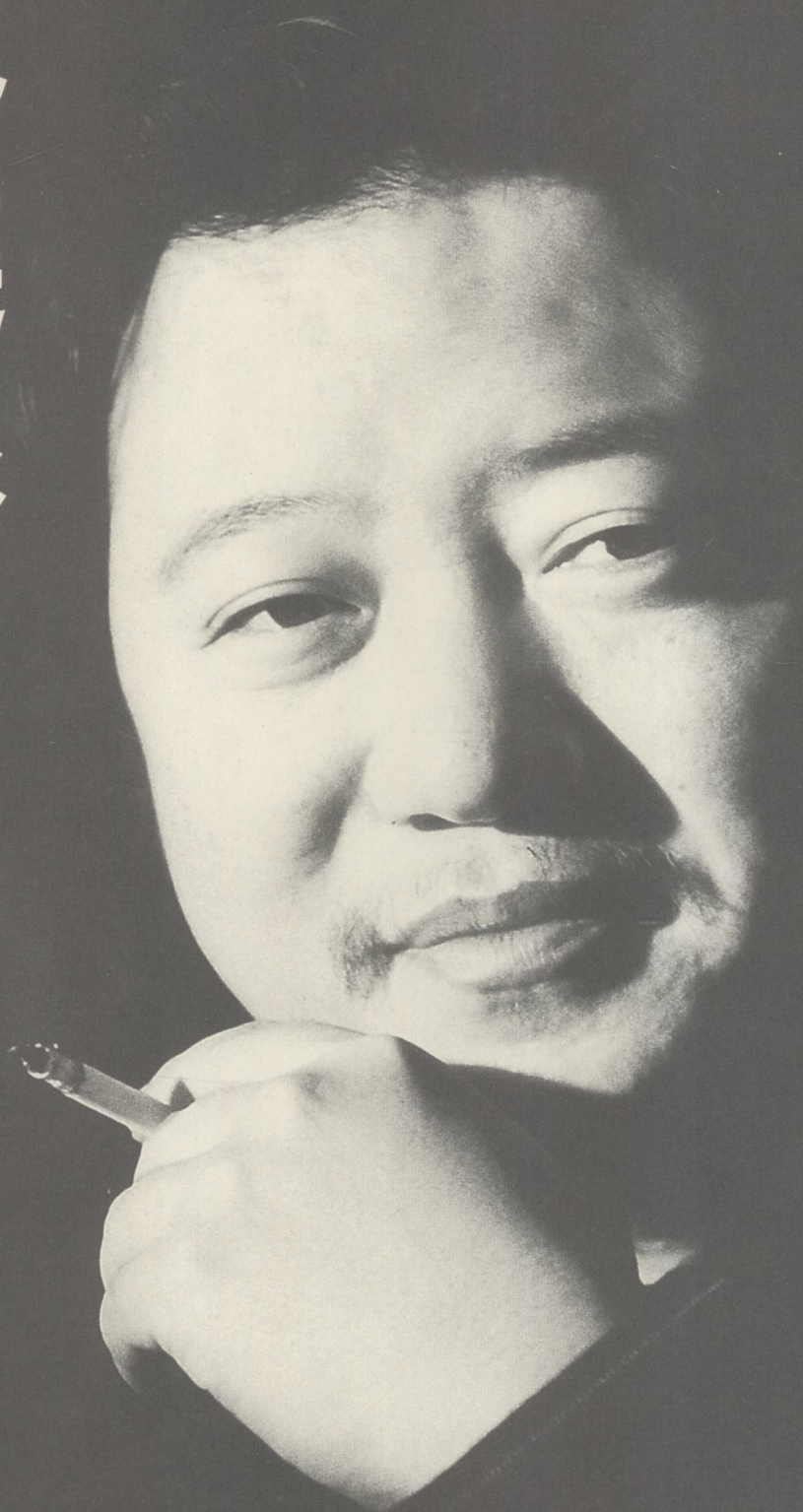
我是属于那种常常在寻找状态，并且渴望进入那么一种佳境的人。画到目前这种程度，自己觉得像是被悬在半空，上下够不着，总是在犹豫，在怀疑。对现代水墨的困惑同样束缚了我的想像力，如同走进无形之中的一面大网，伸展不开手脚。调整状态也就成为我经常努力的内容。给我带来转折的契机是2000年的陕北写生，此行促使我的作品发生了很大改变。首先是情绪上的变化，一到陕北感觉真舒服，说不出的愉快，就是觉得亲切，觉得畅快，觉得有信心，画画

也带劲。这些年来，每当画画遇到困难，有过不去的障碍的时候，就到陕北写生，准能有办法渡过难关。

对陕北山川、人物、农民画、民歌的浓厚兴趣，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主导着我的作品。记得那年从陕北写生归来，一度陷入浓浓的乡情里，久久不能摆脱，心神仍在陕北的山川风情之间畅游，创作的激情不断涌动，一连串地画了大量的草图、小稿子。最后出现在我面前的是一个系列的创作，比通常的效率高了几倍，一天画一二张六尺还觉有余。是时，水墨画形式语言如高山流水一般自心田涌来，这不是一种状态？如果说这是一种状态的话，那么，陕北给了我灵感，给了我创作的动力，使我进入一种无法抑制的创作的冲动。就是这几天写文章，手还是不由自主地想画画，想法还不断出现，我想所谓“状态”可能就是这样吧！



纪连彬



1960年11月生于哈尔滨，
1978年考入鲁迅美术学院中国
画系，1982年毕业。1989年中
央美术学院国画系结业。现为
黑龙江省画院副院长、国家一
级美术师（教授）、国务院特
殊津贴专家、中国美术家协会
会员、中华全国青联委员、上
海中国画院特聘画师、黑龙
江省中华文化发展基金会副
会长、《振龙美术》副主编、
黑龙江省政协委员。

心象的幻化

纪连彬

人与自然的关系衍化的生命意蕴是我创作的主题，眼中的世界与心中的世界、现实与梦想使我选择了对自然艺术的再造，外部世界潜入自我的心象世界，在自然真实与内在真实、心灵与自然之间幻化的新自然与新空间中物我交融，自由地表达心灵的真实。

幻化是心灵的自由，幻化的现实与现实的幻化是我内心的感知。想象与意象的综合，是心灵的造境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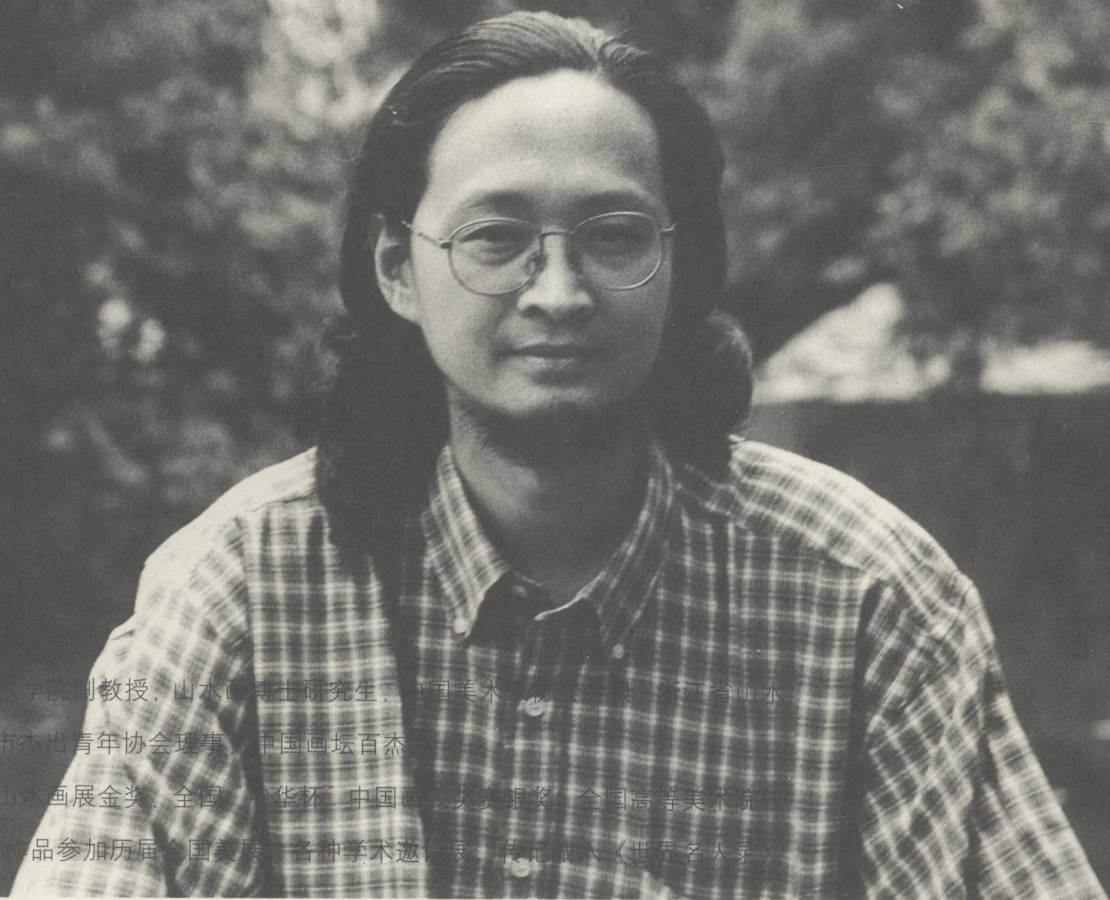


程，是情感和生命意蕴的表达，是对现实的变化、异化，是量对质的转换。它是产生多变性、多视角冲破空间与物象的局限而达到的一种自由方式，是一种自表达，自然的声音与我的心灵的回声共振，激发新的创造性的想象。它是空间与空间从对抗到分离、从融合到和谐，是物象从局限到心象的无限升华，是色彩、多维空间、“易貌分形”的变化组合。

水墨是幻化的艺术，在水与墨的交融中聚散分合，变化中产生形象，幻化的笔墨充满了偶然性的气韵，带来创造的快乐。

幻化的自然正是我心象幻化的一部分，幻化是对新生命的形象意蕴的阐释，它引导我们发现未知。

何加林



1961年生，中国美术学院副教授，山水画博士研究生，中国美术学院客座教授，浙江省山水画研究会副会长，杭州市杰出青年协会理事，中国画坛百杰。
作品曾获首届中国山水画展金奖，全国“文华杯”中国画比赛铜奖，全国高等美术学院“黄宾虹”学术奖银奖。作品参加历届中国美展，各种学术邀请展，传记载入《世界名人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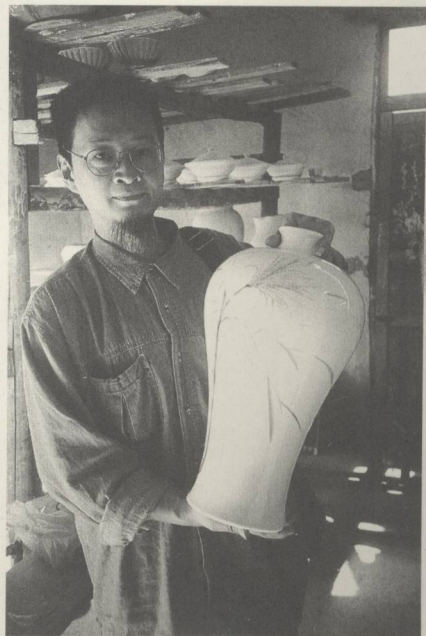
以非经验的名义

● 何加林

常常，你看别人的画，或别人看你的画时，大家所作的批评总是如此地熟悉和相同，别人一开口，你就知道想说什么，并且在乐于接受别人批评的同时而获得谦虚的美誉。这种现象好似催眠术，麻痹着我们接受新事物的抵抗力，使我们被动和谐于一个永被设定的经验时空中沾沾自喜。

我们的审美何以变得如此苍白和脆弱？因为，我们作画总是为别人的意志所驱动，我们在乎一招一式的传统出处，我们在乎艺术风格的时尚流行，我们在乎大展中评委和公众的眼光，我们在乎扮演画廊老板纯熟烹饪中的一道精美菜肴。可以说，我们的理智泯灭了我们的天赋，我们作画只是为了某种规则，而忘了自己是规则中一匹自由驰骋的骏马。我们丧失了太多表达情感的机会，并以牺牲正确性为代价，为自己精心构筑了一个众人赞美的樊笼，在里面嘲笑外面的世界。

近年来，我画了一些水墨写生，面对自然山水，我有一种挣脱牢笼的自由感，我常常从早晨画到日暮，只为在枝头上抹上那么一点朱色，也常常和着细雨，让濡湿的宣纸幻化出云蒸霞蔚的万千气象。此刻，任何经验和规矩，毫无意义，面对大自然，你只需要虔诚。



“我们认为自然界的美比艺术作品的美先发生，——若不偶然经过艺术创作的某些过程，自然界的物件难道还是美的？”（法·柏格森）。无疑，自然山水具有无与伦比的魅力，这种美一定先于任何经验之中的艺术形式，反过来说，艺术的经验是通过对自然山水偶然创作的过程中而产生的，并使自然美从物理层而升华到精神层面，这也是艺术具有无与伦比的魅力所在。我们在创作中习惯了别人的喝彩，也就习惯了别人的经验，久之，我们忘记了艺术经验的原创，而剩下的只有经验。

水墨写生是一种创作方式，是一种非经验的创作。但许多人把水墨写生看作是素材收集的手段，许多人在画水墨写生时总是带着某种先入为主的模式，这其实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如果我们并不在乎时下主题创作所带来的那种病态，就会发现摆在面前的方寸天地，也同样令我们激动不已。如果我们把水墨写生仅仅看作是一种素材，那么，我们就不会用更多的时间去读懂自然山水中的一草一木，就不会把瞬间的



情感留在永恒。如果我们把水墨写生仅仅作为自己早已约定俗成画法的重复，我们就不会在自然生命中去获取原创，就不会忘却已往的经验而脱胎换骨。

水墨写生是创作，有许多人不理解，因为写生，尺幅就不大，有人认为画大画才是创作。艺术的作品以大小论吗？这是十分困惑的问题，是否因为社会的价值观被功利所置换，所有艺术的概念也须以尺寸来度量？所谓：画画像种田，一张接一张，画家卖画以尺寸论，搞创作也以尺寸论。如果灵魂可以丈量，是否也有人愿意出让呢？艺术最忌与功利比邻，某人画大画，是因为画适合他当时的心境，某人画小画，也是因心境而转，创作贵在过程，又岂在大小呢？

到自然山水中去创作，一个十分平常的举动，却成为我们为了冲破樊笼以非经验的名义，重新拾起尘封已久画板的理由。

张江舟



1961年生，郑州人。1986年毕业于中山大学美术系。现为文化部
国画研究院专业画家，《水墨》期刊主编，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全国
联委员。

作品多次参加全国性美展并获奖。有作品被中国美术馆、中国画研
院、博茨瓦纳国家博物馆等艺术机构收藏。举办个人画展8次。有《走
画家——张江舟》等专集三种出版。

创作礼记

● 张江舟

关于语言...

语言的要义在“切题”。

感性经验的不同，必然带来语言方式的转变。“吴带当风”，“曹衣出水”是前人感性经验的结晶。鲜活的现在感受，是语言的现代表述的感性资源。现在生活的丰富经验与精神体验的极度自由，直接作用于语言形态的形成。其高度个性化的，且呈阶段性流变的，递进式的言语型态，就成为与之不断演进的文明历程相匹配的现代语言方式的独特表征。

与传统的衔接，源自潜在的文化积累。

也许“现在”的语言样式，正是传统语言基质的放大与延伸。

关于传达...

绘画对情绪、题旨的传达，有赖绘画自身的形式因素。

题材、形象之于绘画，除去它的年代印痕作用之外，剩下的仅只媒材意义。精神信息的传达，有赖形象背后的形式凸现。凡高的《向日葵》中焦虑、悸动甚至歇斯底里的情绪躁动，为何？浓烈的色彩、扭曲排列的笔触使然。